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春秋權衡卷四

宋 劉敞 撰

僖公

元年正月傳曰不稱公即位公出故也非也去年八月閔公遭弑僖公自邾入為君至此久矣國內已靡定不應猶以出奔之故不行即位禮也即位與朝廟相較何如朝廟則得即位則不得皆非春秋本意妄釋之者也

傳曰公出復入不書諱之也諱國惡禮也杜氏曰掩惡

揚善義存君親皆當時臣子率意而隱故無淺深之準非也傳所云者似言仲尼作春秋改舊史有所不書之意也非當時史官以諱爲禮也何以知之邪按御孫謂莊公曰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以御孫之說論之君之不法無所不書也旣無所不書則是諱國惡者非史官之事春秋之意也爲之臣子率意爲君父諱非也臣之意莫不欲尊其君子之意莫不欲美其親如此國史爲無有實事皆虛美也謂之史可乎故春秋一也

魯人記之則爲史仲尼脩之則爲經經出于史而史非經也史可以爲經而經非史也譬如攻石取玉玉之産於石必也而石不可謂之玉披沙取金金之産於沙必也而沙不可謂之金魯國之史賢人之記沙之與石也春秋之法仲尼之筆金之與玉也金玉必待揀擇追琢而後見春秋亦待筆削改易而後成也謂春秋之文皆舊史所記無用仲尼者是謂金玉不待揀擇追琢而得非其類矣

獲莒挐左氏曰非卿也嘉獲之也非也莒挐與鄭詹二者何異哉何以必其非卿邪就令非卿但是主將亦當書也若非卿又非主將徒一賤者亦何可嘉而春秋詭正書法乎

夫人氏之喪至自齊杜氏曰不稱姜闕文非也春秋之義以一字為襃貶苟所不通者則謂之闕文春秋何文不闕也夫人孫于齊不稱姜氏亦闕文邪知不稱姜氏之為貶而不知稱姜氏之為貶此猶知二五而不知十

者也

二年城楚丘杜氏曰不言城衛未遷也非也傳云封衛于楚丘詩序云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營宫室然則先徙而後築城明矣且詩云定之方中作于楚宫定星之中十月也夏之十月周十二月也今經書正月城楚丘傳曰不書所會後也然則衛人以十月築城而魯以十一月會之後其期也魯雖後其期然衛必先徙而後築城先城而後營宫室故詩人美其得時也營宫室

得十月之時則其徙都在十月前明矣徙都在十月前則十一月城楚丘不得言未遷也

虞師晉師滅下陽杜氏例云用大師曰滅非也滅國曰滅君死其位曰滅非此二者則不可以滅書之别國邑也若滅邑與滅國同稱則滅邑與滅國亦同其罪乎君子之所慎正名而已矣安可亂哉

三年徐人取舒杜氏例曰勝國而不用大師亦曰取非也成國重於附庸附庸重於都邑春秋凡記禍亂宜分

別此三等之異知其罪有大小輕重淺深者也今顧不然反爲不道者記師行難易而已何益於襃貶哉吾又驗之於事按衛侯滅邢因禮至昆弟殺其守臣而取之可謂易矣何以不書取邪公以楚師伐齊取穀以魯之衆又加以楚而公親將可謂用大師矣何以不書滅邪然則滅取之名不爲難易出可也可知矣

四年許男新臣卒左氏云卒于師非也若實卒于師經何以不記邪召陵地屬頴川頴川今許昌郡也許昌許

國矣明許男有疾歸其國而卒故不得書卒于師也其云葬之以侯者似當時臣子欲歸美君父故引許男方會諸侯而卒私以加等之禮葬之猶漢時羣臣議成帝謚引其欲作明堂辟雍以襃之矣其實非禮左氏謬以爲禮何以言之許男卒于師是則可襃今卒于國不足襃也卒于師者言其圖義忘身知義不惑也已去師而歸其國此則貪生徇私不知命人矣與公子遂至黄乃復專恣廢命何異而妄以爲襃之得禮邪

及江人黄人伐陳杜氏曰受齊命討陳而以與謀為文者時齊不行使魯為主非也與謀曰及不與謀曰會或實與謀而不曰及或實不與謀而不曰會皆妄也又所謂謀者何謀乎竒衺之謀乎謀所侵伐之謀乎若竒衺之謀也春秋之中會及多矣不必盡謀竒衺也若謀所侵伐而已凡諸侯之會將有所討在會之國皆與之矣又安有不與者乎故曰妄也

五年晉侯殺其太子申生左氏傳去年十二月太子縊

于新城杜云書春從告非也告雖後時猶當舉其實月此則丘明所據史書是用夏正記時者夏十二月於周為春本當書於春誤之於冬也

杞伯姬來朝其子杜云朝其子者因有諸侯子得行朝義而卒不成朝禮非也若不成朝何以得書朝邪又諸侯之子雖有攝其君之説殆非謂厭事而朝者矣乃若周公使伯禽就封而身留周者爾或者父老傳政其子猶宗子傳家也堯老使舜攝舜老使禹攝之類是乃可

爾苟厭政事以國與子不可也

晉人執虞公左氏曰晉襲虞滅之而脩虞祀且歸其職貢于王故書曰晉人執虞公罪虞且言易也非也虞晉同姓滅之大罪也雖其自欲文飾脩祀歸貢不足以掩其大惡春秋曷爲聽之邪滅人之國廢王者所封絶先祖之體苟能脩祀歸貢者可無譏矣天下之强誰不暴弱天下之衆誰不暴寡哉此無他左氏本不受經不知其義恠其文理異常因彫琢遷就爲此爾

傳曰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爲備故也然則舊史蓋記公之書雲物矣傳所言凡是鮮舊史者也仲尼脩春秋而去之以謂常事不足書也以是觀焉常事不書於三傳爲通

六年圍新城左氏曰鄭所以不時城也非也齊桓公會諸侯于首止正王太子之位尊王太子而不敢與盟其禮甚恭其義甚高諸侯莫不受盟獨鄭逃歸伐之不爲

無辭豈強取新城然後達其罪哉蓋疑伐不言圍者橫出此説

諸侯救許左氏云許男降楚楚子赦之實無此事皆妄也何以言之諸侯救許許圍已觧何苦自辱追降于楚哉此非人情也又是後許男常與諸侯會亦足以知其初不降楚也

七年盟于甯母按傳鄭伯使太子華聽命於會言於齊侯曰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違君命君若去之我以

鄭為内臣齊侯將許之管仲曰會而列姦何以示後嗣記姦之位君盟替矣君其勿許齊侯辭焉子華由是得罪於鄭尋此諸文則齊桓為用管仲之言不與子華盟也今甯母之盟實有子華與傳異矣是何故哉

八年鄭伯乞盟杜云新服未與會故不序列别言乞盟非也若已與盟文自當序若盟畢乃至當言如會不當但云乞盟又不見諸侯與之盟也明此乃約之耳且左氏亦但言請服不言其來

禘于太廟用致夫人左氏云致哀姜也哀姜之死以夫人之禮舉之諸侯莫不聞曷爲更八年乃致于廟哉又曰凡夫人不薨于寢不殯于廟不赴于同姓不祔于姑則弗致也按哀姜於此四者唯不薨于寢爾其餘皆備矣則是凡國君夫人於四者一不備則不致于廟也設令夫人歸寧而死亦將不致乎

天王崩前年傳曰惠王崩襄王惡太叔帶之難懼不立不發喪而告難于齊今年盟于洮謀王室也然則盟于

洮之時諸侯已知王崩矣不應練而告諸侯也假使當時有難亦不能匿喪彌年況實無難但欲假外援者乎然則洮之會本不謀王室也左氏旣誤謂王以前年閏月崩則遂謂洮之會謀王室矣以洮之會謀王室見經書王崩在今年十二月則會襄王定位而後發喪矣皆不可信

九年會于葵丘按去年十二月王崩此會宰周公臨之然則七年傳所云告難于齊者實八年十二月事也八

年會于洮謀王室者實今葵丘事也古記不同以故差互云

十年正月晉里克弒其君卓左氏傳去年十一月里克弒卓子此據夏正十一月即周正月矣采獲兩書誤其前後爾杜云從赴非也

及其大夫荀息杜氏曰荀息稱名者雖欲復言本無遠謀從君于昏亦非也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徒口誦之爾猶見褒擇況如荀息身踐之者乎夫

復言者信也責其遠謀非也又曰從君于昏若謂息從君殺申生之昏邪殺申生時荀息但傅奚齊爾非執政大臣也息不當坐其責若謂息從君立奚齊之昏邪申生已死國無冢嗣君命立奚齊是則君矣何以爲昏然則荀息之名非貶之也吾既言之矣

晉殺其大夫里克杜云稱名罪之按里克弑君不宜與申侯國佐等同例何不若欒盈無知之類稱人以殺之乎

大雨雪杜據傳例云平地尺也非也平地尺雪常事耳何足稱大雨異之乎

十一年晉殺其大夫丕鄭父按傳去年冬晉殺丕鄭今經不同者杜云從赴非也傳所據者簡牘所記以夏正記時故使春冬錯不自知誤矣乃復以爲晉晚來告來告雖晚史所書自應正之不容顛倒時月也

十四年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左氏曰鄫季姬來寧非也按經季姬不繫鄫此未嫁之文也又是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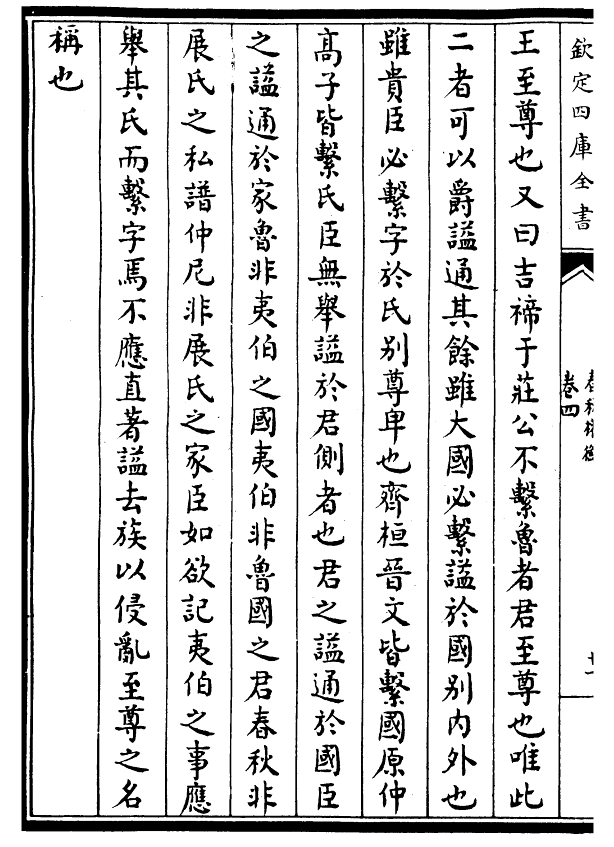
有季姬歸于鄫始嫁之文也若實來寧何故再書其歸乎杞伯姬來亦來寧也何以不書歸乎

十五年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按傳例與謀曰及不與謀曰會而叔孫僑如會士燮齊人邾人伐鄭本實與謀杜云受盟主之命非匹敵和成之類不得言及也然則此公孫敖亦受盟主之命應不言及者何故獨言及邪

季姬歸于鄫杜云來寧不書此書者明中絶非也去年

傳云公怒止之止之者豈絶之哉魯人爲國諱醜彫斵止之之説以求掩其迹仲尼之作經推例以知義因文以盡情繁而不憂亂變而不憂惑者也主人習其讀而不知學者原其事而知之此類是也傳旣不可信注因追其妄皆非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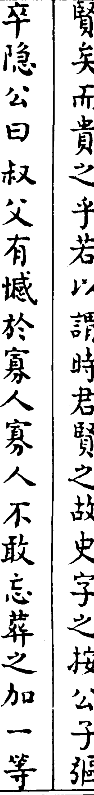
震夷伯之廟左氏云展氏有隱慝如此則夷爲展氏之謚非也春秋國史也君前臣名縱不可名之猶當繫字於氏寧有稱其謚遂舍其族哉經曰葬桓王不繫周者


王至尊也又曰吉禘于莊公不繫魯者君至尊也唯此二者可以爵謚通其餘雖大國必繫謚於國别内外也雖貴臣必繫字於氏别尊卑也齊桓晉文皆繫國原仲高子皆繫氏臣無舉謚於君側者也君之謚通於國臣之謚通於家魯非夷伯之國夷伯非魯國之君春秋非展氏之私譜仲尼非展氏之家臣如欲記夷伯之事應舉其氏而繫字焉不應直著謚去族以侵亂至尊之名稱也

戰于韓獲晉侯杜云得大夫曰獲貶晉侯故下從衆臣之例而不言以歸非也獲者獲得之也以歸者非獲得之也觀文自了矣以歸何可以獲言之獲何可以以歸言之大凡君死其位曰滅生得曰獲大夫生死皆曰獲此所以異君臣之詞也不限獲於臣也杜氏又云不書敗績晉師不大崩亦非也君將不言師師者君重於師也君傷不言師敗績者亦君重於師也君獲不言師敗績者亦君重於師也此三者異文同義杜氏信其一不

信其二亦不知類矣且傳曰三敗及韓又曰寇深矣庸非大崩乎

十六年公子季友卒杜云稱字者貴之非也前此公子友見經者多矣何不悉貴乎春秋褒貶各以其事故獲莒挐雖有功猶不稱字季子來歸以知權見褒其餘無稱字者死何獨貴乎若以友賢故當貴之則仲遂又何賢矣而貴之乎若以謂時君賢之故史字之按公子彄


卒隱公曰叔父有憾於寡人寡人不敢忘葬之加一等

是隱公賢𤨏也何以不字之乎季文子卒大夫入歛公在位宰庀家器爲葬備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最賢矣亦何以不字之乎

十七年夏滅項左氏曰淮之會公有諸侯之事未歸而取項齊人以爲討而止公按此自相伐也去年十二月會于淮傳曰城鄫役人病有夜登丘而呼曰齊有亂不果城而還則是諸侯之事已畢矣諸侯已歸矣滅項在

今年夏何故云有諸侯之事未歸乎即此傳是彼言不果城而還非也即彼傳是此言有諸侯之事未歸非也然則公自會還過項因而擊取之事定乃還也春秋諱其惡故滅不言公非不言滅矣

十八年邢人狄人伐衛杜云狄稱人者史異詞傳無義例非也自是傳無義爾何足為史異詞乎

十九年宋人執滕子嬰齊杜云稱人執者宋以罪及民告非也宋為無道誣人之君以告諸侯而春秋不為辨

則是春秋同其惡也若苟赴者而書之不擇真偽焉又何以為孔子又曰傳例不以名為義書名及不書名皆從赴亦非也自是傳例不以名為義爾何足謂書名不書名皆從赴乎按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傳曰名賤之也衛侯燬滅邢傳曰同姓故名尋此二者傳亦以名為義也記事駁雜是非混淆例不能推此傳之大病所以自伐賊其學其本在不受經於仲尼也學者因謂傳不以名為義矣不亦妄乎

鄫子會盟于邾已酉邾人執鄫子用之左氏曰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此大妄也六月會于曹南此自一會是時雖有邾人即非邾子今此會盟于邾者詳驗經文是邾國自爲盟會鄫子往參之因見執耳非復會向者曹南之盟也若即會向者曹南之盟應但云如會實未嘗盟何得言會盟邪又宋爲伯主而使邾子用鄫之君罪乃在宋不在邾也杜氏以爲不書宋使邾者南面之君善惡自專不得託之他命非也季姬使鄫

子來朝鄫子亦南面之君春秋著季姬使之者兩見其惡也今春秋亦宋公使邾人執鄫子用之亦兩見其惡豈不可乎以此推之知宋公未嘗使邾人執鄫子也若實宋公使邾人執鄫子者理無不書宋公也若宋公使邾人執鄫子而春秋越宋理邾者是爲首惡者不誅而脅從者見討也夫邾之於宋可謂脅從矣宋能執人之君而用之其暴强孰甚焉邾微國也不得不畏而從之即有不畏不從者宋能用鄫之君獨不能用邾之君乎

以是觀焉郲乃所謂脅從也夫脅從者坐應輕不得反重而代宋受惡也春秋原心定罪豈其若是哉吾固曰宋不使郲用鄫子也杜氏又云稱人執者宋以罪及民告吾向者旣言之矣

二十一年楚人使宜申來獻捷杜氏云不言宋捷者從可知非也齊侯伐山戎後來獻捷閒亦無戰事則曷爲不從可知而復云戎捷乎又曰不稱楚子使來不稱君命行禮亦非也若不稱君命則賓主如何爲詞楚人者

即楚子爾稱使者即君使臣爾若本不稱君命當曰楚宜申來獻捷而已不當復加楚人使也加楚人使爲楚子明豈不稱君命者乎

傳曰邾人滅須句須句子來奔若然經何以不書邪杜氏曰須句雖别國而削弱不能自通爲魯私屬若顓臾之比謂之社稷之臣故滅奔及反其君皆不書非也顓臾雖謂之社稷之臣然受王命爲魯附庸自不得見經爾須句非附庸又傳曰實司太皡與有濟之祀以服

事諸夏非魯私屬明矣假令為魯私屬亦不得稱來奔奔者皆列國也今傳稱須句子來奔是非私屬也且魯亡其私屬則自宜救之又何待成風為之言哉成風為之言是又見非魯私屬也須句非魯私屬其國滅其君來奔經不宜不書也以經不書知無有此事也然則是須句前滅於邾其國為邑矣其民不服故魯人往伐取之爾無他也

二十二年公伐邾取須句左氏曰反其君焉非也若誠

有之經何以不書哉得國而反其君義事也齊桓晉文所難也今而不書是不將順其美乎

及邾人戰於升陘杜云邾人獲公冑懸之魚門故深恥之不言師敗績非也如杜所說苟不深恥則不諱敗矣所以深恥者以公喪冑危辱切近也然則乾時之戰公喪戎路左右皆止反獨不恥而書敗績何哉喪冑之辱孰與喪路之深升陘之恥孰與乾時見逼脅之急是大不然者也

宋師敗績按傳宋公傷股門官殲焉然則當書宋公敗績不當云宋師也成十六年楚子敗績杜云楚師未大崩以楚子傷目而退故曰楚子敗績若是則楚子身敗楚師不敗猶曰楚子敗績今宋公身敗宋師又敗何以但記宋師敗績邪即以謂楚師不敗楚子身敗得言楚子敗績宋師既敗宋公亦敗不得言宋公敗績者按傳例大崩曰敗績楚子雖傷實非大崩大崩者師衆之稱不得施於楚子之身今施於楚子之身者明是乃楚衆

敗也且楚師豈非大崩者乎其言曰敗者壹大又曰薄於險又曰覆師徒又曰臣之卒實奔微大崩也胡以當之然則宋楚大崩類也宋楚之傷亦類也一言師敗一言君敗其不類何也妄謂君敗師不敗是反於傳而謬於經經之言敗績乃大崩也若謂君敗師不敗者是未嘗大崩豈得云敗績哉

二十三年杞子卒左氏云杞夷也杜云仲尼以文貶之非也仲尼作春秋雖以文襃貶乎猶不擅進退諸侯也

諸侯之惡有甚於杞者仲尼無所貶葢不以匹夫侵天子之事豈若是顈之亂名實哉

二十五年衛侯燬滅邢左氏曰同姓也故名非也晉滅虢又滅虞齊滅紀楚滅夔皆同姓也何以皆不名邪

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杜云衛文公旣葬成公不稱爵者述父之志降名從未成君故書子以善之非也諸侯逾年即位即位稱君不即位不稱名此乃常禮以年為限不以葬為限若即以葬為限葬畢可以稱君何待明

年乃改元邪春秋之時禮法放絶見諸侯葬畢輒稱君因謂禮矣此衰世習俗之敝何足據邪諸杜所言天子諸侯喪制皆若此非古法也吾向者既言之矣

二十四年楚人滅夔杜云夔有不祀之罪故不譏楚滅同姓非也夔雖有罪楚亦非得專滅也如此是征伐自諸侯出乃可矣且楚乃使人滅夔勢不得比衛侯衛侯燬滅邢此親之之文也且夔不祀祝融鬻熊禮也非所以爲罪也衛祖康叔不敢祀后稷魯祖周公不敢祀公

劉祝融猶后稷鬻熊猶公劉矣寧可復責此二國邪

二十七年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杜云子玉也

書人者恥不得志以微者告非也傳云楚子及諸侯圍

宋此則非子玉矣杜又云楚人序上者主兵故亦非也

趙盾主兵序諸侯下凡云主兵序上者皆謂列同者爾

如侯伯與大夫其尊卑不嫌雖伯主之卿猶序君下也

又按經公會諸侯盟于宋若楚人非楚子者應如扈之

盟書云公會諸侯楚大夫乃可矣

二十八年晉侯侵曹晉侯伐衛杜云再舉晉侯者曹衛兩來告非也使晉人又自來告者寧可復書晉侯侵曹伐衛乎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左氏曰公懼於晉殺子叢以說焉然則魯公妄以罪惡誣殺買耳非買之實不戍也則春秋曷爲遂從其誣辭眞以不卒戍罪買哉疑買見機設權不卒戍事而公貪與楚歡遂以不卒戍罪買不復計其有權也按此經殺公子買畢楚人乃救衛而傳

云楚人救衛不克公乃殺子叢與經相背也其言詎可盡信哉

及楚人戰杜云楚子玉恥敗告文略故稱人非也赴告者豈有常哉或以白爲黑曲爲直寧可亦不正邪又此下有楚殺其大夫得臣此必楚人來告其敗軍違命也尚告子玉之罪豈諱子玉之敗乎足知子玉稱人非從赴而已

盟于踐土左氏曰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今按經無王

子虎如左氏之說則爲天子已在是也諸侯應先朝後盟令按盟訖公乃朝于王所用此推之必知盟時王未來也若盟時王已來者諸侯豈得先盟後朝哉其所言作王宮及王子虎要言之事皆虛也

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左氏曰晉人復衛侯然則於例爲諸侯納之也當曰歸不當曰復歸書復歸是衛人復之非晉人也杜氏以謂晉人感叔武之賢故復衛侯衛侯之復由於叔武故以國逆爲文然則蔡季自陳歸于

蔡由蔡人召之傳有明文何故不曰入而從諸侯納之之例書歸也晉人感叔武之賢而復衛侯有以異於陳人順蔡人之召而納季乎書蔡季則遺其本意書衛侯則探其本情又未必與傳合也傳無晉人感叔武之語杜氏何由知之乎然則傳與注皆謬亂不足以解經

元咺出奔晉左氏曰叔武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枕之股而哭之歂犬走出公使殺之元咺出奔晉非也如傳此言殺叔武者衛侯爲不

知情又以爲叔武報殺其讎又親枕之股而哭之兄弟之恩篤矣元咺何縁奔晉愬其殺弟乎假令咺欲誣其君至其訟也咺當不勝衛侯何故反不勝乎假令咺爲人矯虔强辯足以飾非晉人豈不知其嘗爲叔武殺歂犬乎用此推之衛侯真殺叔武者也故元咺往愬于晉矣故衛侯與之訟而不勝矣不然則咺無義以愬其君就令愬之必無説以勝其君不亦顯然乎

天王狩于河陽左氏曰晉侯召王且使王狩仲尼曰以

臣召 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吾謂左氏迷惑此說心未能了何者本但晉侯召王自嫌不順故使王狩以匿其罪耳狩不當書今故書者所以起狩爲晉侯召也其義已足而左氏既云晉侯使王狩矣又云仲尼爲其不可以訓故書狩即實使王狩非仲尼故書也即實仲尼書之非使王狩也其言首尾相反由迷惑故也又曰言非其地且明德也亦非也晉文召王意在尊周其禮雖悖其情甚順仲尼原心定罪故寛其法耳亦

何德之明然則左氏固暗于王道而非仲尼之徒者邪吾聞仲尼之徒乃恥言五伯

元咺復歸于衛杜云從國逆例者明衛侯無道於民國人與元咺非也假令國人與元咺實非國逆從諸侯納之例自足何强變易彼此哉且左氏本設此納入例者非爲襃貶也乃以存事實也今更事實横就襃貶誰能知之哉

二十九年春介葛盧來按隱元年傳改葬惠公衛侯來

會葬不見公故不書然則葛盧來亦不見公何以反書邪杜云雖不見公國賓禮之故書也然則當隱元年衛侯來會葬都不賓禮之邪所謂賓禮之者即傳所云饋之芻米者也方衛侯之會葬也魯之臣子曾不誰何聽其所爲乎如是何謂會葬矣吾以此推之隱元年之説妄也非實事也

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左氏曰公會王子虎卿不書罪之也非也若公不應會王大

夫爲之諱者沒公可矣乃貶王大夫使從人稱何哉且是會也必王子虎受王命而盟矣是則非魯侯所能制魯侯能身從之方存乎見褒又曷爲諱貶

三十年衛殺其大夫元晅及公子瑕左氏云元晅立公子瑕然則瑕已爲君當與衛剽同不當冠公子而名之也即以謂國人不與諸侯不助者當與陳佗同不當仍冠公子也瑕冠公子此其不君明矣假令元晅實立瑕者猶當書云衛殺其公子瑕及其大夫元晅元晅以瑕

爲君瑕以元咺爲臣正其君臣則非罪惡明矣無爲先咺以及瑕也衛剽稱侯陳佗不氏皆出左氏義何忽至此而迷亂其說哉

衛侯鄭歸于衛杜氏云魯爲之請故從諸侯納之例今按傳文魯但能請免衛侯於獄而周歂冶廑逆衛侯歸耳遂從諸侯納例與傳不合傳又與其例不合要之左氏歸入之例蓋不可通其幸而合則說曰例如此其有不合則說曰從其例假令本書衛侯鄭入于衛吾知杜

氏必曰周治納之故書入矣苟以是推之則何不可通哉衛侯衎復歸于衛事又與此相類彼言復歸此獨言歸了不可知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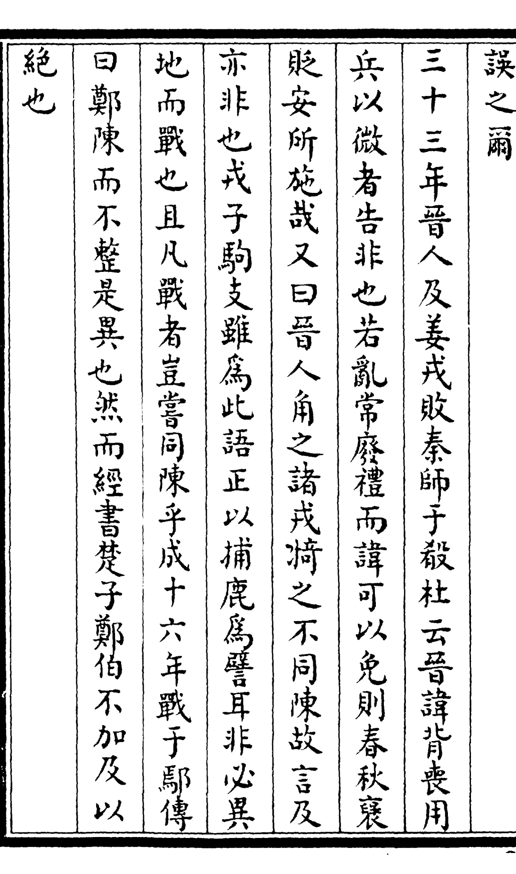
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杜氏云公既命襄仲聘周又令自周聘晉非也凡言遂者皆大夫生事專命耳非素受命者也即以遂爲受命之辭者公子結亦爲受命行非權事也

三十一年取濟西田左氏曰使臧文仲往非也若實臧

文仲往不應不書注謂文仲但請田非聘饗會同故不書亦非也告糴乞師弔葬致女皆書不獨彼四事書請田非常自應書又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亦書即請田之比也禮曰卿非君命不越境越境則書之何限請田獨不書哉明此請田者即去年公子遂非臧文仲也遂既聘周閒晉人頒諸侯之田因便宜聘晉以故得濟西田也魯人憎遂而好臧文仲推遂之美附著臧氏左丘明承虛記之爾不然經無緣不言臧孫辰如晉也又曰

分曹地自洮以南東傅于濟若然當謂之取曹田自給水不得云取濟西田而已

四卜郊不從乃免牲左氏曰非禮也禮不卜常祀而卜其牲日按如此說是也所謂不從者即謂日不吉耳不吉則不敢郊故免牲也又曰牛卜日曰牲牲成而卜郊上怠慢也非也繫者即牲牲之名久矣豈必卜日哉且魯人亦必不先卜牲日而後卜郊卜郊者卜其日吉否也非卜其郊可否也左氏疑魯之卜卜郊可否也是以



誤之爾

三十三年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杜云晉諱背喪用兵以微者告非也若亂常廢禮而諱可以免則春秋褒貶安所施哉又曰晉人角之諸戎犄之不同陳故言及亦非也戎子駒支雖爲此語正以捕鹿爲譬耳非必異地而戰也且凡戰者豈嘗同陳乎成十六年戰于鄢傳曰鄭陳而不整是異也然而經書楚子鄭伯不加及以絕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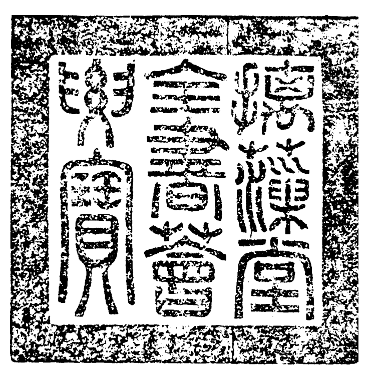
晉人敗狄于箕左氏曰晉侯敗狄于箕又曰先軫入狄師死焉然則敗狄者晉侯先軫也其曰人何邪杜氏曰郤缺稱人者未爲卿杜之此言據傳有郤缺獲白狄子耳按經不言白狄又不言獲狄子也傳旣與經違注又與傳違經但云狄傳云白狄經但云敗傳云獲其君傳謂襄公先軫親之注乃引郤缺而已皆二三不可曉者也

傳曰葬僖公緩作主非禮也杜氏讀緩字以上爲一句

作字下爲一句非也僖公以十二月薨以明年四月葬凡五月也不得云緩杜氏本欲遷僖公之薨在十一月僖公之薨在十一月則除喪在文二年十一月因以文納幣爲十二月文納幣爲十二月則與傳合矣而不顧理乖也傳云葬僖公緩作主者緩以下乃當爲一句言葬僖公而作主緩即文二年經書作僖公主是也今欲屬緩於葬僖公以明僖公爲十一月薨獨不顧作主非禮也之語無所繫是傳譏葬緩又譏不當作主乎茍欲

遂己之説黨其所附不求於道眞可怪也哉

春秋權衡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春秋權衡卷五 六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春秋權衡卷五

宋　劉敞　撰

文公

元年公即位杜氏曰先君未葬而公即位不可曠年無君然則稱公者固以年為限不以葬為限審矣何獨至於他國則云以葬為限乎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杜氏云諸侯即位天子賜以命圭合瑞為信然則杜氏為禮然也非也諸侯喪畢以士

服見于王王乃於廟命之古者五十而命至周喪畢則命矣喪未畢而命非禮也

晉侯伐衛按傳實伐衛者先且居也衛人伐晉按傳實伐晉者孔達也杜氏曰先且居而稱晉侯者從告辭也孔達而稱衛人貶之也安知衛人非當時之告乎一則云告一則云貶苟便其說而已何經之有

公孫敖如齊左氏曰始聘焉禮也杜云明諸侯諒闇則國事皆用吉禮皆非也左氏見時諸侯廢喪而聘故推

以為禮杜氏見左氏有得禮之言遂推以為當喪而吉皆反經越禮不可以教後世者也此又明丘明不聞道於仲尼矣仲尼不云乎三年之喪自天子達

傳曰晉師獲衛孫昭子衛人使告于陳陳共公曰更伐之我辭之衛孔達帥師伐晉君子以為古古者越國而謀非也古者雖越國而謀所謀者必義事也今陳與衛何謀哉謀畔命侵小者也謀畔命侵小是非古矣何以謂之古

二年及晉處父盟杜云處父不能匡君以禮而親與公盟故貶其族非也既沒公如晉又沒公於盟諱義備矣復去處父氏反不明豈其然乎

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左氏曰卿不書為穆公故尊秦也非也於經何以知其非微者稱人乎

公子遂如齊納幣左氏曰禮也則是以喪娶為禮不亦悖乎杜預遷僖公薨月以就傳說然文公此年大事于太廟則已自除喪矣彼尚能逆祀何故不能於此娶乎

明此傳誤無為歸過于經而疑之也

四年逆婦姜于齊左氏曰卿不行非禮也非也假令卿行獨可謂之禮乎

五年王使榮叔歸含且賵王使召伯來會葬左氏曰禮也非也庶子為君為其母無服不敢貳尊者也妾母稱夫人王不能正而又使公卿會之葬何禮之有

六年晉殺其大夫陽處父左氏曰侵官也按左氏此事始末罪處父獨有稱趙宣子為能耳改蒐易將凡出晉

侯何以謂處父侵官邪人君任賢不稱必將致敗苟食祿者舉當諫君況處父晉國太傅邪事有不便言之矣以此為侵官是教大臣拱默也左氏又曰陽子成季之屬也故黨於趙氏此欲致其法必以侵官塗汚處父耳凡言黨者謂其陰私比周不以正舉者也若舉不失人亦何謂黨乎如處父之舉趙盾趙盾卒為良大夫其退賈季賈季卒為亂而奔皆可謂當矣非故有所厚薄也春秋豈忽于此貶之邪如使大臣見賢而舉謂之侵

官見賢而不舉乃其職矣不亦謬乎

七年公伐邾取須句左氏曰寘文公子焉非也僖公取須句反其君義事也經不褒今文公取須句以封叛臣惡事也經不貶不唯不褒貶而已又略無所見豈春秋之實邪

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杜氏曰趙盾廢嫡而外求君故貶稱人晉諱背先蔑而夜薄秦師以戰告按如此說安知稱晉人者非趙盾諱無信而以微者告乎在春秋中

杜氏所注若此者多矣何獨至此晉人而謂之春秋貶乎此乃見事在可以說之域則說之事在不可說之域則不說也智足以給學者矣亦何解經之有

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左氏曰公後至故不書所會非也按經公與盟矣何謂後會乎杜云公後其會而及其盟此飾非之言爾會盟同地會所以為盟也今及其盟不得云後會且盟重會輕不當獨責其輕又已稱公會諸侯矣豈不及其會者乎若實不及其會而及其盟

者書公及諸侯晉大夫盟乃可耳左氏又曰凡會諸侯不書所會後也按十五年會于扈亦不序諸侯寧復魯侯後會邪未可以類推也

徐伐莒杜云不書將帥徐夷告辭略非也傳云徐伐莒莒來請盟然則莒來告也且徐不來告則已茍其來告若不稱君必當稱將帥豈亦自云徐而已乎杜氏之意固以謂從赴告而已向者晉人戰于令狐又何以云貶趙盾稱人哉

八年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左氏曰珍之也言遂權與戎盟得事之宜故褒稱公子非也若兩稱公子為褒者僖三十年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則貶矣彼不謂貶何邪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杜云不言出者受命而出自外行按敖以乙酉出以丙戌奔此豈自外行者邪又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杜云笙在境外故不言出然則境内者當言出矣敖之奔未能出境曷為不

言出乎昭十二年公子慭及郊而奔亦言出也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左氏云司馬握節以死司城效節以出公以其官逆之故皆書官非也計司馬握節未如仇牧之手劒司城奉身以退不及荀息之死之而左氏推彼二人為貶申此兩人為賢輕重貿易賞罰昬錯莫甚于此且身居亂兵之中苟棄節偷生則為大罪握節而死人臣之常耳既無智力以禦亂又欲負節而私逃亦大罪也效節而出自求免罪而已未見

可貴之美也魯公庸人不識大義則妄以其官逆之春秋亦何為珍之邪

九年毛伯來求金傳云王未葬也杜云雖逾年而未葬故不稱王使非也諸侯逾年尚稱公王者逾年不宜反不稱王毛伯來求金非王命可知也書顧命曰伯相命士須材此則冢宰當國之文矣

二月辛丑葬襄王杜云卿共葬事禮也非也諸侯為天子三年禮無使卿共葬之文使卿共葬周末之陵替也

非典之正也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杜云追贈僖公并及成風非也僖公成風即妾母繫子而言耳諸侯無二嫡故妾母繫于為重所謂母以子貴者也必謂僖公成風二人也者則是母序子下亂上下之次豈春秋之情邪

十一年叔孫得臣敗狄于鹹傳以為長狄也按經無長字安知其是長狄哉赤狄也白狄也山戎也姜戎也陸渾戎也春秋書之未嘗略何至於長狄而獨不書哉傳

又曰鄋瞞由是遂亡杜云長狄之種絶按外傳仲尼對吳使者云周為長狄今為大人今即孔子時也孔子之時長狄更為大人大人長狄一意也不得云亡不得云絶杜氏云絶據何見哉左氏云亡則自相反也

十二年郕伯來奔左氏曰郕太子以夫鍾與郕邽來奔公以諸侯逆之故書曰郕伯來奔不書地尊諸侯也皆非也即實郕伯來奔又何以辨哉且魯但以諸侯逆之使謂之郕伯春秋又遂没其專土叛君之罪反謂之諸

侯而尊之則何以稱不登叛人哉意者先郕伯以去年卒太子即位而不能自安遂出奔此乃真郕伯矣以其即位日淺或謂之太子而左氏則誤以為太子出奔也

子叔姬卒左氏云不言杞絶也書叔姬言非女也此事當在成九年而誤置于此陸淳已言之矣

秦伯使術來聘杜氏云術不稱氏史略文非也内大夫不氏或以為貶或以為未賜族未賜族者在内猶不氏安知此術非未賜族者而以為史文略也若有以明術

非未賜族者吾聽其說若無以明之直妄說耳非實論也

十四年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左氏云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按如傳說經不應但言晉人也杜云趙盾雖有服義之善然所興者廣所害者衆故貶稱人又安知非趙盾恥不能納而以微者告乎

甲申公孫敖卒于齊按傳例曰公不與小斂則不書日今敖卒于齊公之不與小斂審矣何為反日邪敖本有

罪出奔辛而死得復録公又實不與其小斂何足謹詳其日月而書乎

單伯如齊左氏云王使單伯如齊非也若單伯爲周大夫何以明年書單伯至自齊乎

十五年宋司馬華孫來盟左氏云宋華耦來盟其官皆從書曰宋司馬華孫貴之也杜云華孫奉使鄰國臨事制宜至魯而復定盟故不稱使皆非也周之禮經諸侯相聘其使介有常數矣不關其官皆從以爲典也又宋

魯無怨華孫無故不待君命而自來以為臨事制宜則當先有可制之事今此安平無變多從官屬而自尊大者也何云制乎以此為貴豈春秋意哉

曹伯來朝左氏曰禮也諸侯五年再相朝以脩王命古之制也非也按尚書周官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廵則諸侯於天子五年一朝矣於天子五年一朝不得於諸侯亦五年一朝也且以春秋時事考之曹小國也魯既當朝晉亦當朝宋衛亦當朝楚鄭秦杞陳齊蔡

滕又皆當朝朝無已乎其禮安在其制安在周禮大行人之職曰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此爲得中焉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左氏曰齊人送之非也若實齊人送之應曰齊人來歸矣杜云大夫喪還不書書者善魯感子以赦父亦非也若如杜言但書公孫敖之喪至自齊以善魯可耳今書齊人歸公孫敖之喪豈善魯者乎

諸侯盟于扈傳曰無能爲也又曰凡諸侯會公不與不

書諱君惡也予謂若諱而不書與貶而不書同則二者相亂不復可辨矣

十六年公四不視朔杜云十二公以疾不視朔非一也義無所取故特舉此以表行事以明公之實有疾非詐齊非也若史欲為公鮮紛于齊而書此乃可云爾已矣今史雖書公不視朔齊侯未之曽見則其書之無以異於不書又齊侯唯不信公故不肯盟今魯史雖書公不視朔齊侯亦未肯信也縱史書之欲以取信齊侯為可

仲尼亦何為書之乎

宋人弑其君杵臼左氏曰宋昭公無道國人奉公子鮑因襄夫人殺之如傳所説則公子鮑為不臣襄夫人為不毋而宋公未有無道之實也且公子鮑欲盜其國而先施於民襄夫人欲通于鮑而遂殺其君春秋宜推公子鮑使首惡不得輕此兩人之罪反專惡宋公也傳曰君雖不君臣不可不臣於此何獨異哉晉靈公楚靈王皆極惡而貪殘然其弑也春秋明書趙盾公子比之名

何者盾比皆賢賢宜責之備以謂賢而弑君則開簒亂之門也今鮑私為惠以結民情偽為禮以事公卿如此而弑其君春秋忽其罪則亂臣賊子無所懼而勸矣十七年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左氏曰卿不書失其所也按襄二十五年齊崔杼弑其君光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以伐齊齊人賂晉晉師遂解杜云不譏晉受賂者齊有喪師自宜退也與此相反矣夫宋齊俱弑君而一以

不伐喪雖受賂猶免於譏一以不伐喪雖不受賂不免于貶是受賂者賢乎何其頗哉

葬我小君聲姜傳云有齊難是以緩今按聲姜薨後乃無齊難聲姜既葬而有齊師耳且何用為若解

十八年子卒杜云先君既葬不稱君者魯人諱弑以未成君書之非也假令不諱遂書公薨于一年不二君之義何所施此乃明稱君者之不以葬為限者果矣

莒弑其君庶其左氏云莒太子僕因國人弑之如傳所

言則子弑其父也父雖無道子可弑乎子之弑父可匿其罪乎宣公賴僕之賂則欲授之邑而寵之春秋亦豈賴僕之賂哉曷為敝其惡名曾謂仲尼不如季孫行父乎其以君無道書庶幾也

宣公

元年公子遂如齊逆女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左氏曰遂不稱族尊夫人也非也此所謂一事而再見卒名耳君之使臣固有稱族不稱族史之書之所謂實録

也非尊君命夫人之謂也且必若云公子結媵陳人之婦遂及齊侯宋公盟此權事而非受命者也非受命何以亦稱族邪豈尊以為君命哉豹婼意如其往也氏其至也皆不氏無有夫人居閒也何以亦舍族邪豈尊以敵夫人哉杜云不稱姜氏史闕文亦非也寧知莊元年不稱姜氏非闕文者乎以莊元年推之寧知闕文非仲尼意乎

二年趙盾弒其君夷臯左氏叙孔子之言曰惜也越竟

乃免非也君臣之際當以義為斷使盾遂去晉國雖未越竟不能討賊非其責也今盾還為大夫雖以越竟苟不能討賊此則罪矣然則盾之免與不免在乎討與不討而不在越與不越也杜云越竟則君臣義絶可以不討賊如杜此言於左氏之説未能自合何也哀八年公山不狃曰君子違不適讎國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之可也安在越竟則君臣之義絶乎吾以為此非仲尼之言

七年公會齊侯伐萊左氏曰凡師出與謀曰及不與謀曰會非也古者行師非無奇術秘策以紿人者也諸侯相率而討罪伐畔則是與謀已焉有連兵合衆人君親將而曰不與謀者哉且用左氏考之凡先謀而後伐者稱會多矣不必云及也此其自相反者吾既言之矣

八年仲遂卒于垂杜云稱字時君所嘉非也春秋之作襃貶出于仲尼故曰其義則丘竊取之未有窺時君之意以為上下也如春秋之作襃貶無所在苟唯時君所

悦而已矣又何以為仲尼

九年取根牟左氏曰言易也非也根牟雖小不以兵革不能取也能取其國何謂易乎不分别國邑取滅之名而茍記其難易而已豈春秋意哉

十年崔氏出奔衛左氏云書曰崔氏非其罪也且告以族不以名非也齊雖告以族春秋固當正之若曰崔杼無罪又舉族出奔故春秋因舊史而書之則欒盈亦無罪亦舉族出奔何以不曰欒氏出奔邪且春秋所記大

事而已故使舉上介戰舉元帥雖有衆大夫不與焉者略所微也今何為區區崔氏之族邪

天王使王季子來聘杜云季子字也非也審季子為王之母弟字季子者宜若叔服稱季子而已即欲分别其為王母弟者宜冠弟于字不當冠王也王者尊稱非所以冠大夫之字也冠大夫者稱王子王孫以屬為重不以王為貴去屬而著王是季子王也妨於文而害于實不可為教矣

十一年晉侯會狄於欑函杜云晉侯往會之故以狄為主非也文不可得言晉侯狄會于欑函故云會狄耳譬如曰公會戎于潛尚何可疑哉而以謂使狄為主也即以此為使狄為主者公會戎于潛亦使戎為主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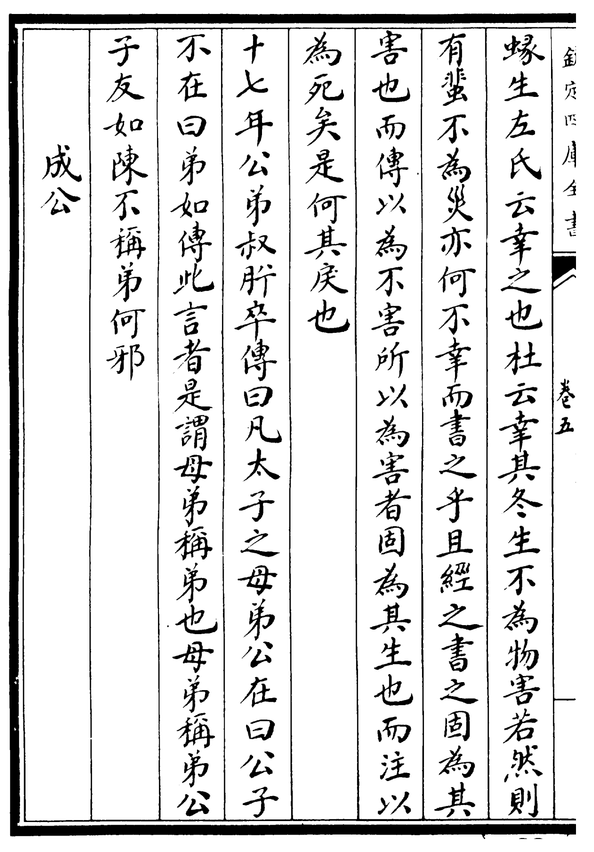
十二年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按經文晉楚為成列而戰者也今左氏以謂晉人自使軘車逆趙旃而楚人疑以為晉師且至遂車馳卒奔而乗晉軍晉中軍桓子不知所為士爭渡河而遂大敗耳若此

則晉軍未嘗成列何以得書戰邪杜氏雖云晉上軍成陳故得書戰按傳文所叙無上軍成陳之事惟云使帥七覆于敖前又云晉師右移上軍未動是則上軍深溝高壘備不虞耳盖未嘗出陳也且經云荀林父及楚子戰若縁上軍不動故得稱戰則經又不應指言荀林父也荀林父實不戰隨會自戰戰之事當舉隨會不當舉荀林父也今經稱荀林父及楚子戰若林父之師初不成陳何得書戰乎又長勺之役齊魯成列唯以魯侯鼓

之差後左氏謂春秋惡其譎譏不以偏戰為文今此楚師乃出不意以乘晉師其譎甚矣反謂之戰何邪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左氏曰卿不書不實其言也予謂春秋之世不實其言者衆矣奚獨此邪設本微者又何以辨之且華椒無惡不宜被貶杜氏云華椒承羣僞之言以誤其國故亦不免于譏予以謂凡盟誓者所以結信也寧能早知彼將背之乎背盟者自當貶爾守盟者亦何貶乎

十三年楚子伐宋左氏曰清丘之盟唯宋可以免焉然則十二年不當貶華椒稱人也以謂不實其言又曰唯宋可以免自相伐矣

十五年宋人及楚人平杜氏曰平者總言二國和故不書其人非也凡平者舉國而已公及齊侯平莒及郯又曰暨齊平又曰及鄭平無稱人者今此獨稱人是書其人矣固當解書其人之意不得反謂之不書其人也若平莒及郯暨齊平及鄭平此三者乃可云不書其人耳



蟓生左氏云牵之也杜云牵其冬生不為物害若然則有蜚不為災亦何不牵而書之乎且經之書之固為其害也而傳以為不害所以為害者固為其生也而注以為死矣是何其戾也

十七年公弟叔肸卒傳曰凡太子之母弟公在曰公子不在曰弟如傳此言者是謂母弟稱弟也母弟稱弟公子友如陳不稱弟何邪

成公

元年作丘甲杜云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甸所賦而魯今使丘出之予謂丘者十六井爾甸乃六十四井使丘供甸賦是加四倍之斂魯亦必不為也且經當云丘乘不當云丘甲

二年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杜云魯乞師於晉而不以與謀之例者從盟主之令上行於下非匹敵和成之類非也魯雖從伯主之命其實與謀矣且本殊會

及者非為襃貶正謂與謀不與謀耳今真與謀者又以不與謀書之誰能辨哉宋公使邾人用鄫子左氏以謂南面之君善惡自專故不貶宋公也晉雖盟主然魯亦其等儕耳以與謀書之尚何不宜而必推而遠之乎臧孫辰如楚乞師此内接外之辭也晉郤錡來乞師此外接内之辭也聖人作春秋無不輕外而重内至於乞師則内外同之者以兵為重也伯主之尊猶以乞師為文則其記師行與謀曰及何足多嫌哉

六年立武宮左氏曰聽於人以救其難不可以立武立武由己非由人也然則丘明以武宮為武軍矣杜氏知其謬妄因謾曰既立武軍又作先君武公之宮然傳無先君武公之語要之二說者皆非是左氏欲解經誤以武宮為武軍杜氏欲解傳遂取武軍為武宮此難以通者也

傳曰晉遷于新田又曰季孫如晉賀遷然則晉之遷也必告于魯魯則往賀矣使晉不告魯魯安得而賀之今

晉告遷而經不書何邪衛遷于帝丘蔡遷于州來魯無賀者猶書于策晉爲盟主魯所服事遷國而賀何以不書也意者晉實無遷事乎

八年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左氏曰禮也予謂若誠禮者常事耳春秋何書乎

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左氏曰趙莊姬譖之杜云原屏咎之徒明本不以德義自居宜其見討予謂春秋聖人所作也褒貶進退不宜不明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

馬乃所謂明矣今二子者既已罹於讒佞之口而春秋
又不察馬茍縱莊姬之賊橫被原屏之咎詩云取彼譖
人投畀豺虎曷其然哉
天王使召伯來賜公命杜云諸侯即位天子賜之命圭
八年乃來緩也非也諸侯喪畢以士服見王乃受命於
廟耳不親受命諸侯之汰也賜以命圭天子之弱也即
欲責其緩者當責諸侯之不往不當責王賜之晚來也
且此又非賜命按桓公文公皆稱天王錫命唯此言天

子又言賜命聖人以一字為襃貶者也其必異物矣不原其異而以謂通耳若是其汰哉我則不敢

衛人來媵左氏曰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非也諸侯三歸歸各一族自同姓耳若嬴曹嬀鄅姓弋之君嫁女者必同姓媵之則諸侯之媵或不能備矣天子之妃百二十又可一姓乎

九年二月伯姬歸于宋杜云宋不使卿逆非禮也非也凡春秋諸侯逆女而不書者君自逆也君自逆則常常

則不書矣王姬歸于齊齊侯實來而不見于經是其明驗也豈以卿逆為禮乎

十年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左氏曰晉侯有疾立太子州蒲以為君而會諸侯予謂今按經但言晉侯也無以明其是州蒲若欲貶晉其名乃明耳此大事也仲尼豈忘之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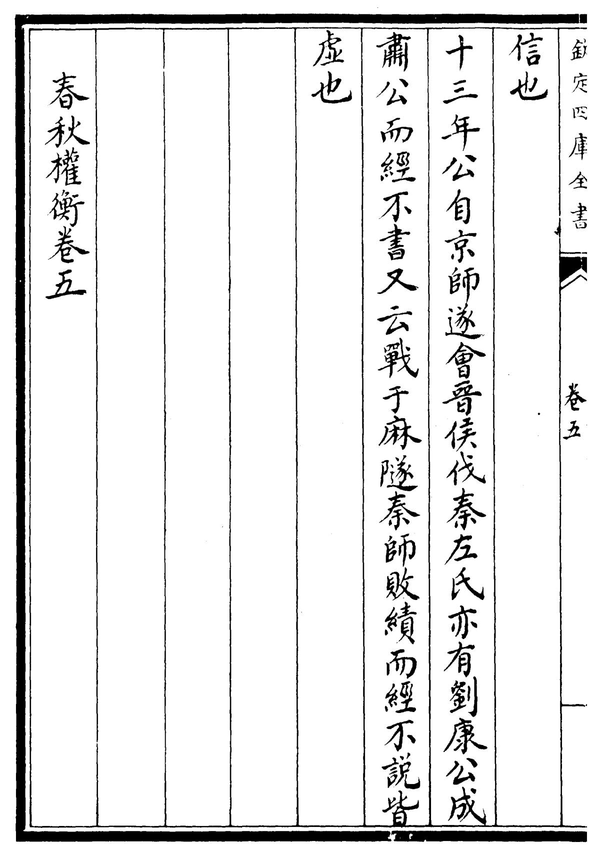
傳曰鄭伯討立君者殺叔申叔禽君子曰忠為令德非其人猶不可況不令乎予謂君子之言陋矣叔申豈能

忠者哉君執而立其子反使晉人得緣其隙以殘其國為叔申謀者不若謹脩守備而和其民人以義讓晉使曲在彼諸侯之好我者莫不動心則君必歸矣若是奚有殺身之禍歟

十一年晉侯使郤犨來聘己丑及郤犨盟左氏曰郤犨來聘且涖盟季孫行父如晉左氏曰報聘且涖盟然則經何以不云涖盟邪杜云郤犨文子交盟晉魯之君其意一也故但書來盟舉重略輕不識聘禮重邪盟禮重

邪若聘禮重盟禮輕畧盟可也向者郤犨之盟又何故不畧乎若盟禮重聘禮輕是不得畧盟矣若盟與聘均重書如晉涖豈不明白哉

十二年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左氏曰宋華元克合晉楚之成鄭伯如晉聽成會于瑣澤成故也然則瑣澤之會本以合楚鄭也今楚鄭不至魯衛自盟何邪且合晉楚者宋也宋亦不與又何邪凡晉楚為平則應大合諸侯以申成好今三國會而已又何邪然則傳之言未足



信也

十三年公自京師遂會晉侯伐秦左氏亦有劉康公成肅公而經不書又云戰于麻隧秦師敗績而經不説皆虛也

春秋權衡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二百八十七　經部

春秋權衡卷六

宋　劉敞　撰

十四年叔孫僑如如齊逆女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左氏曰稱族尊君命也舍族尊夫人也非也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之此春秋之常耳非為尊君命故舉氏尊夫人故舍族也杜氏成公逆夫人最為得禮亦非也諸侯親迎今成公使卿豈曰禮乎且使得禮則應不書書者以其非常者也

十五年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左氏云書晉侯執曹伯不及其民也凡君不道于民諸侯討而執之則曰某人執某侯不然則否非也負芻殺太子而篡之國人不義舉欲隨公子欣時而亡此非不道而何且大者天地其次君臣有人殺其君反輕於不道其民乎有忍其君而非不道其民乎夫負芻之惡未見於經也晉侯執之然後可見其罪今以左氏例推之則負芻非不道其民而晉侯妄執之爾豈其然邪

宋華元自晉歸于宋杜云華元欲挾晉以自重故以外納告非也如左氏之說則魚石止華元耳大凡奔者在外而內無形援則有挾大國之勢以重其身求入而已今華元內有魚石之援則不待挾晉以為勢而自入也尚何求而挾晉哉杜氏嫌傳與經故左右遷就以成其說此可謂信傳未可謂通經也

宋殺其大夫山左氏曰不書氏言背其族也非也柔折鄭詹莒慶紀履緰皆直舉名若其見殺者則亦背其族

乎左氏又曰華元自止魚石五大夫予謂此傳未可信也華元賢臣討其一族何乃及彼五子且經又無之非必信之語也

會吳于鍾離杜氏曰晉帥諸侯大夫而會之故殊會明本非同好非也當是之時晉為伯主雖齊秦楚之强皆畏焉其肯帥諸侯大夫以就吳會乎盖不知文不可直稱吳耳

十六年楚殺其大夫公子側按左氏楚師既敗王使讓

子反子反因自殺王使止之弗及此則非楚殺之經何以書楚殺乎

曹伯歸自京師左氏以晉侯赦之予謂經云歸自京師則非晉侯專之矣杜云或書名或不名或言歸自某或言自某歸傳無義例從告辭予謂傳自無義例爾何必從告辭邪

晉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左氏以舍之者處之云爾

按昭二十六年晉執叔孫婼囚之于箕共是晉地共是

魯卿共是執之彼何以不云舍之于箕此何以獨云舍之于茖丘乎

叔孫僑如出奔齊左氏云出叔孫僑如而盟之若然者乃當書放叔孫僑如不當書其自奔也

十七年九月辛丑用郊杜云書用郊從史文非也史之記事雖甚質不應加用於郊雖史加用郊仲尼猶當削筆焉不然則是茍因史之謬也茍因史之謬又何以稱游夏之徒不能措一辭

十八年宋魚石復入于彭城左氏曰凡去其國國逆之曰入本無位者復其位曰復歸亦國逆諸侯納之曰歸以惡曰復入今按左氏國逆之未必言入言入者未必國逆復其位者未必言復歸諸侯納之者未必言歸以惡入者或言復入或不言復入事與例合者少而與例違者多不託之從赴則諉以從某例唯注者推言之而已不復可信也

襄公

元年圍宋彭城左氏曰非宋地追書也由是言之則孔子作春秋所筆削多矣豈專用舊史者乎

四年冬十月傳曰邾人莒人伐鄫臧紇救之敗於狐駘然則經何以不書邪杜曰敗不書魯人諱之非也升陘之戰邾人獲公胄至恥矣諱公不諱戰乾時之戰公喪戎路左右皆止至危矣諱公不諱敗彼皆公親之猶著其文不喪其實此乃臧紇耳何足諱之而都不書乎意者春秋為君諱淺為臣諱深乎不然喪胄逃遁之恥不

若直敗者甚乎何其詳略異也

五年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傳曰楚人討陳叛故曰由令尹子辛實侵欲焉乃殺之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貪也此傳解經所以書壬夫名之意言壬夫貪殺之當也又曰君子謂楚共王於是乎不刑夫共王殺壬夫春秋謂之貪而當是共王之刑無失也如令共王之刑有失則春秋不應名壬夫以見其罪傳指言貪以著其惡也春秋名壬夫以見罪傳指言貪以著其惡共王殺

之何謂不刑乎然猶謂共王不刑則是春秋亦不刑也
鮮經若此取舍安從哉
六年季孫宿如晉左氏曰晉人以鄫故來討曰何故亡
鄫季武子如晉見且聽命非也五年夏叔孫豹鄫世子
巫如晉鄫始屬魯其年秋穆叔以屬鄫為不利使鄫人
聽命于會故經書吳人鄫人是則魯已辭鄫矣晉已知
之矣今鄫之滅非魯責也晉人何以來討邪又曰莒人
滅鄫鄫恃賂也若鄫與魯有屬無絶或恃賂慢莒以取

滅亡今魯以絶鄫鄫無賦於魯矣尚何所恃而取滅邪然則傳所言皆不實也

七年會鄬鄭伯髠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鄵左氏曰子駟使賊殺之而以瘧病赴於諸侯言經所以從赴而書也非也凡議春秋者必曰亂臣賊子懼亂臣賊子懼者以其書法不隱而善惡明也左氏亦云求名而亡欲蓋而彰善人勸焉淫人懼焉夫臣殺其君欲蓋者也春秋順其欲而不彰則何懼矣彼亂臣賊子知偽赴之

可以免於貶絶則又毋乃勸乎耳是由春秋啓之也柰何哉

八年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杜云鄭子國稱人惡其無故生患以佗日合之安知非告辭略乎

會于邢丘左氏云大夫不書尊晉侯也安知非貶大夫會公侯者乎為例若此誰能識哉

九年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杜

云伐鄭而書同盟則鄭受盟可知未必然也成公十七年公會單子尹子晉侯等伐鄭而同盟于柯陵如杜此注則柯陵之盟鄭亦受盟矣考之左氏鄭實未服不得云同盟也且春秋記同盟甚多而左氏以謂書同者由服異也服異雖似可信拔之前後則不能盡通宣十二年同盟于清丘是時無新服者十七年同盟于斷道亦無新服者成九年同盟于蒲亦無新服者十五年同盟于戚亦無新服者十八年同盟于虛朾亦無新服者僖

七年盟于寗母鄭始服于齊而不言同二十八年盟于踐土諸侯始服于晉而不言同二十五年盟于澶淵齊請成而亦不言同如此者衆甚則同不為服異發明矣他日稱同盟其新服之國猶列於會至伐鄭則但以同盟見鄭亦與盟而已設令鄭不與盟如柯陵者又不可知襄公二十五年會于夷儀無伐齊之文也盟于重丘而稱同若以同為齊受盟出乎則未有伐齊之文若以為服異出乎則諸侯無新服者書同盟何哉

傳曰晉侯以公宴于河上問公年季武子對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晉侯曰十二年矣大夫盍爲冠具武子對曰君冠必以祼享之禮行之以金石之樂節之以先君之祧處之今寡君在行未可具也請及兄弟之國而假備焉晉侯曰諾公還及衛冠于成公之廟假鐘磬焉禮也夫武子言君冠必具禮樂可矣言及兄弟之國假具而冠無乃亟乎衛與魯壤地相接能冠與衛不能冠于魯乎衛君之廟非先君之祧也成公之神非祼享

所宜也則武子所得者金石而已矣魯豈無金石乎何

亟于冠而以他國之廟為已君之祧他廟之神為已君

之先而傳又謂之禮不亦過乎

十年會吴于柤杜云吴子在柤晉以諸侯往會之故曰

會吴非也晉為伯主悼君其賢君也軍師方强豈肯帥

諸侯以會吴乎黄池之會晉弱于吴猶爭盟焉況其方

强哉又曰吴不稱子從所稱也亦非也吴子豈自稱吴

而已乎凡吴子鄭伯之類亦皆人稱之爾非其君自稱

也且若從其所稱而稱之乎則吳當稱王楚亦當稱王

必不但曰吳也

遂滅偪陽左氏曰以偪陽子歸獻于武宫謂之夷俘偪

陽妘姓也使周内史選其族姓納諸霍人禮也夫偪陽

子竟何罪乎欲取其國以封向戌耳既已擅滅諸侯又

擅以其地予人罪孰大焉謂之禮何哉即以選其族姓

納諸霍人為禮者諸侯誰不樂滅國乎苟滅國矣取其

子孫償以一邑誰不樂為此乎且經書滅偪陽君死其

位也傳云以偪陽子歸安得此子乎偪陽一國有二君可爾

十一年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秋七月同盟于亳城北杜氏曰伐鄭而書同盟鄭與盟可知非也吾於九年既言之矣

十二年吳子乘卒左氏曰臨於周廟禮也凡諸侯之喪異姓臨於外同姓於宗廟同宗於祖廟同族於禰廟杜

氏曰周廟者文王之廟皆非也禮諸侯不祖天子大夫不祖諸侯則文王之廟魯何得以有之孔子曰公廟之設於私家非禮也自三桓始也然則魯君僭上而立周廟三桓僭魯而設公廟矣丘明不知又習見之遂真謂禮然豈不誤哉以實言之凡諸侯之喪異姓臨於外同姓於祖廟同族於禰廟於義足矣

十三年取鄟左氏曰凡書取言易也用大師曰滅弗地曰入非也春秋之興襃善貶惡所以示後世法非記難

易而已也難易何足紀乎且滅國言滅者言既殺其君又泯其社稷故君死其位亦曰滅如滅國而謂之取則未知君死其位歟如取邑而謂之滅則未知邑安取君死其位乎如是是春秋記滅國也略記用師難易也詳豈然也哉

十四年會于向傳曰將執戎子駒支范宣子親數于朝曰今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則言語漏洩職汝之由此皆不實也諸侯解體非此戎之過審矣范宣子豈

不知邪何以誣之哉去年蒐于綿上傳曰晉國由是大和諸侯遂睦到此一年爾何故遽有言語漏洩不如昔者之事邪言與事不相應矣又曰宣子辭焉使即事於會以成愷悌然則是姜戎列于會矣經何以不序乎杜氏曰戎為晉屬不得特達非也近上魯人請屬鄫已而以為不利使鄫大夫聽命于會則經亦書鄫人誠以鄫既與會則列國故也今范宣子亦使戎子即事於會去私屬比諸侯矣與鄫人相似何故不書乎即以姜戎微

法不當書者殽之戰何以書也即以殽戰時姜戎未為
晉屬故得書者按戎子自云為先君不侵不叛之臣乃
在文公之前不得云殽戰未屬晉也推此數者知傳所
叙都非信實
伐秦左氏曰齊宋大夫不書惰也北宮括書於伐秦攝
也非也於春秋何以辨之且又無大體非春秋本意也
衛侯出奔齊按左氏云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
殖出其君今經書乃如此此明仲尼作春秋皆刪擬大

義不與衆史同也然則謂春秋即用舊史從史文從赴告者皆謬妄矣

十六年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溴梁左氏曰宴于温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齊高厚之詩不類荀偃怒使諸大夫盟高厚然則高厚在會矣經何以不序邪杜氏云高厚逃歸故不書也按僖五年夏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會王世子于首止八月諸侯盟于首止鄭伯逃歸不盟

夫鄭伯之逃與高厚之逃無以異也鄭伯逃盟猶記其會高厚逃盟何以不記其會邪或者鄭伯逃盟不逃會故得記其會高厚乃逃會者故不得記其會近上七年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于鄬陳侯逃歸亦逃會者何以得會記邪且驗傳文高厚非逃會也已與扵會矣忽荀偃之盟已故逃盟耳然則方其會時厚不得不書也然以不書獨奈何哉

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左氏曰以我故執之且曰通齊

楚之使然則非為不道於其民矣以左氏例考之當云晉侯執耳何以得稱晉人邪杜氏患其不合因以不道誣二國之君文過乎哉罔人乎哉

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左氏云書曰會鄭伯為夷故也言諸侯之卿可以會伯子男故亦之義云爾非也主兵者居上自其班列同者也諸侯與諸侯相從卿大夫與卿大夫相從若名位不敵卿雖主兵猶序諸侯之下貴王爵也去諸侯而言主兵者自可見爾

何疑哉

十八年白狄來杜云不言朝不能朝也非也聖人固不責夷狄禮耳來朝者則謂之朝何待其與中國均然後謂之朝哉且若必待其與中國均然後謂之朝是無實享也

十九年晉人執邾子杜云稱人以執惡及民也予謂傳叙其事自為伐我故執之耳未嘗有惡及民之實也杜氏惡其與例不合則以惡及民罔之非誠然也哉

二十年仲孫速帥師伐邾左氏曰邾人驟至以諸侯之事弗能報也孟莊子伐邾以報之按邾人驟至謂十五年十七年也至十九年盟于祝柯晋人執邾子又取邾田自漷水歸之于我則亦報舊怨矣何謂未報乎然則仲孫速自以他故伐邾不為報其驟至也

二十三年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左氏曰慶氏以陳叛役人相命各殺其長然則何以不曰陳人殺慶虎邪又稱及者杜氏云史異辭則是春秋非復仲尼之法也

專用史而已豈其然哉

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杜云待命于雍榆故書次非也救者赴急之師也受命以出又何待焉即待晉命者豈救人之急方待命而行哉言之遠理莫甚於此矣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杜氏云書名者阿順季氏為之廢長立少以取奔亡罪之非也如杜之意以為名則貶矣字則褒矣獨不計名不必皆貶字不必皆褒乎謂字者皆褒猶之可也顧不當引凡無罪者一以字見之

耳且褒者當字貶者當名如善不足褒惡不足貶者奈

何

二十四年會于夷儀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左氏曰

諸侯還救鄭然則何以不書於經邪諸侯相會而救患

義事也春秋豈諱之哉且必若救許救徐何以得書也

二十五年會于夷儀左氏有晉侯伐齊慶封如師之文

而經無之何邪又言齊人賂晉侯及其六正五吏三十

帥三軍之大夫百官之正長師旅及處守者皆有賂是

成亂也亦不譏何邪杜氏曰不譏受賂者齊有喪師自宜退非也若齊侯以壽沒師退可也今臣弑其君為惡大矣何故退乎假使晉遂討齊破其城殺其賊汙其宮未可謂之伐喪也且夫弑君而謂之喪諸侯其無討賊者矣

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左氏曰陳侯免擁社使男女別而纍以待於朝子展執縶而見子美入數俘而出祝祓社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還若是則陳已服

罪矣何為其冬公孫夏復帥師而伐陳乎且數俘而出是無獲虜也則子産何用獻捷乎捷者俘獲也何以知之哉成二年傳曰蠻夷戎狄則有獻捷兄弟甥舅告事而已不獻其功今傳謂子産獻捷則非告事矣如曰數俘而出是安得捷而獻歟

二十六年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左氏曰趙武不書尊公也向戌不書後也鄭先宋不失所也子謂此皆不足信於經無以見之

晉人執衛甯喜左氏云使女齊以先歸若實爾者經何故不云以歸乎

二十七年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左氏曰不書其族言違命也非也蔡沈失位左氏貶之今魯欲自同人之私失位甚矣貢賦雖重所不得已也大夫出境有可以重社稷猶曰專之今命出季氏而以為不可違何哉誠使豹徇季氏之命輕貢賦之數雖偷得一時之益而其貶魯國之秩已多矣反不當疾之邪又是會也楚先晉

歃而經先書晉左氏以謂仲尼追正之也今此視邾滕之事仲尼亦必知其非公命審矣苟舊史不知而貶豹焉仲尼猶宜正之况知之乎夫知其非公命且辱國而猶責豹以不從命者是開强臣挾君以令於國而莫之亢也不亦悖乎

十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左氏曰於是辰在申司歷過也再失閏矣明年春無冰杜氏曰頓置兩閏以應天正故正月建子得以無冰為災皆不然也歷家之術求閏

餘易求交朔難今司歷能正交朔反不能置閏乎此非人情也閏有常準率三十二月必一逢之如傳所言再失閏者則司歷廢閏殆七十月彌五年矣亦非人情也頓置兩閏詭聽駭俗亦非人情也且必若云其亂天時多矣春秋何能不識乎故曰未然

二十九年公在楚左氏曰釋不朝正於廟也非也苟為不朝正而書乎他日公在外不朝正多矣何為不悉書邪去年公如楚未有至之文也公之不朝正亦審矣雖

不釋於此猶足知也曾何春秋之憚煩

三十年宋伯姬卒左氏曰君子謂宋共姬女而不婦女待人婦義事也非也如共姬之守禮死義不求生以害生亦可免矣反謂之不婦乎易曰恒其德貞婦人告共姬恒之矣所謂婦也

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左氏曰伯有聞鄭人之盟已也怒聞子皮之甲不與攻已也喜曰子皮與我矣晨自墓門之瀆入因馬師頡介于襄庫以伐舊北門然則

是惡入也惡入之例當書復入畧為但書入乎杜氏云不言復入獨還無兵非也所謂以惡入曰復入者以其意害也意害矣以兵入與雖不以兵入而盜兵作亂等耳豈特以兵入者惡而盜兵闘者無惡乎即以為獨還無兵得不稱復入者是良霄之入為直入國中無有惡也夫伯有入鄭與欒盈入晉有以異乎欒盈空身因曲沃之兵以與君闘伯有徒還資馬師之衆以伐國門竟無異也欒盈書復入以明其惡伯有獨不言何哉

會于澶淵宋災故左氏曰謀歸宋財旣而無歸故不書其人非也他日會而屢盟雖惡之未有舉其事者直貶其人而已矣今獨舉其事又貶其人何邪由是論之此非特惡失信而已也失信者如清丘及蜀之盟是也

三十一年莒人弑其君密州左氏曰莒犂比公生去疾及展輿旣立展輿又廢之犂比公虐國人患之展輿因國人以攻莒子弑之乃立如是則子弑其父也子弑其父春秋不書乎又曰書曰莒人弑其君買朱鉏言罪之

在也如是則父有罪子得而弑之也蔡世子般弑其君固固之惡最甚矣何以亦貶乎且經曰密州傳曰買朱鉏吾誰適從哉亂天地之性莫甚於斯言矣此固左氏不受經之蔽也

傳曰鄭裨諶能謀謀於野則獲於邑則否此不然也語曰為命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脩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亦朝廷之常耳傳者不知以為草野之草記者不辨遂增適野之事

昭公

元年三月取鄆傳曰季武子伐莒取鄆杜氏注經云不稱將帥將卑師少書取言易也此則注與傳異矣經但言取傳又言伐此則傳與經異矣紛錯如此誰能聽之哉

秦伯之弟鍼出奔晉左氏曰其車千乘又曰后子享晉侯歸取酬幣終事八反子謂出奔者勢不以千乘行又一日之享取幣八反非朝夕所可望皆不近事實者也

蓋舊説秦伯以千乘之富而不能容其母弟傳者不知則以謂鍼以千乘出奔矣記者不辨又增取幣八反之事

莒展輿出奔吳左氏曰展輿立而奪羣公子秩公子召去疾於齊齊納去疾展輿奔吳君子曰莒展之不立棄人也若是末哉君子之言也夫展輿親弑其君而不譏棄人而譏之是謂棄人重於弑父也藉使展輿但勿棄人以濟其不義之身則固以為賢矣不亦害天下之教

乎

楚子麇卒左氏曰公子圍入問王疾縊而殺之杜云楚以瘧疾赴故不書弑也楚公子比出奔晉左氏曰遂殺其二子幕及平夏右尹子干出奔晉杜云書名罪之皆非也若臣弑其君託於瘧疾而可以免則亂臣賊子何懼矣而公子比又何罪哉彼君弑國亂不忍其惡而出奔者也方存乎見褒又何貶焉且如傳言則是公子圍罪大而經為之諱公子比無罪而經致其貶輕重失序

非仲尼意矣

三年北燕伯欵出奔齊杜氏曰不書大夫逐之而言奔罪之也非也如傳言者欵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故大夫比而殺其外嬖公懼而奔齊耳此則公之自奔焉有逐之者乎又曰書名從告亦非也穀伯綏鄧侯吾離以名為賤衛侯燬楚子虔以名為貶此傳又云書曰北燕伯欵出奔齊罪之也是為欵之名者乃罪矣杜氏獨以為從赴何哉即以名為從赴而已衛侯燬何

用知其非從赴乎

四年大雨雹左氏曰季武子問於申豐雹可禦乎對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為災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覿而出之其藏之也周其用之也徧則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災霜雹癘疾不降今藏川池之冰棄而不用雹之為災誰能禦之夫豐言聖王在上無雹可也言雹之為災由藏冰故非也魯雖藏川池之冰未為不藏冰如今之天下莫有藏

冰何故雹不輙降乎且豊之為人姦佞人也黨於季氏不敢端言其罪故推雹災歸之藏冰欲以謟媚强臣抹撥災異此與張禹谷永何異哉所以使昭公死于外者未必非此人也

楚人執徐子杜云稱人以執以不道於民告非也春秋為褒貶是非作也如苟從赴而已矣是誣善者無所理也賊亂之人何所懲而畏乎

遂滅賴左氏曰賴子面縛銜璧非也經所謂滅者固謂

君死其位者矣既曰死其位尚能面縛乎又曰成王克許許僖公如是是亦不然吾既言之矣

取鄟左氏曰莒亂著丘公立而不撫鄟鄟叛而來故曰取凡克邑不用師徒曰取非也若鄟自來則非魯取不可書取鄟矣且鄟之叛者誰乎上大夫也固當見經下大夫微者也亦當如邾庶其書之何故匿其名也杜氏曰不書奔者潰散而來將帥微也亦非也杜惡傳所說不與例合又恥左氏有不傳春秋之名遂為文飾爾且

傳言叛不言潰潰者在下叛者在上可知也縱其微甚猶當書之所謂雖賤必書重地也何遽違例而掩叛人乎所謂不登叛人之義安在哉

五年舍中軍左氏曰卑公室也毁中軍於施氏成諸臧氏然則非公意也以左氏凡例推之非公意者則當不書就令書之猶應有貶今左氏言作三軍舍中軍之事可謂甚害矣而經無所貶何也杜氏又云季氏稱左師孟氏稱右師叔孫氏則自以叔孫為軍名如是竟未嘗

舍中軍也徒以軍為師名號之少異耳何謂舍中軍乎
六年宋華合比出奔衛杜云合比事君不以道自取奔
亡書名罪之非也杜氏信以謂茍無罪而出者舉字之
乎則彼有殊絶之美者宜以何書夫春秋非其所褒不
加字焉非謂茍奔而無罪者皆字之也
叔弓如楚左氏曰楚令尹子蕩師師伐吳師于豫章吳
人敗其師于房鍾獲公𩐣尹棄疾子蕩歸罪于薳洩而
殺之叔弓如楚聘且弔敗也非也若如傳言吳真敗楚

經何以不書乎杜氏曰歸罪於遂洩不以敗告故不書非也若楚不赴於魯則魯亦不敢弔矣今魯弔之是楚嘗赴敗於魯也經何得無其事乎

七年曁齊平左氏云齊求之也杜云齊伐燕（伐燕在六年末）燕人賂之反從求平也予謂杜氏之說與傳意錯傳所云齊求之者似指齊求與魯為平也其下乃云癸巳齊侯次于虢燕人行成若謂齊已曁燕平則齊侯無緣更進次虢而燕乃行成也且齊侯伐燕燕人賂之則傳當云燕

求之經當書曁燕平不當反云齊求之曁齊平也杜又注經曰前年冬齊伐燕閒無異事故不重言燕從可知此杜欲引州公寔來為比彼州公寔來之文卓詭非常乃可爾非此之類也試覆以事推之自昭公即位以來未嘗與齊通好此年三月叔孫婼如齊莅盟此則魯與齊平之驗矣亦猶定十一年冬及鄭平叔還如鄭莅盟云其文也其理也其事也三襲焉章灼不疑

八年蒐于紅傳云大蒐與經不合矣

葬陳哀公左氏曰輿嬖袁克殺馬毀玉以葬楚人將殺之請寘之既又請私私於幄加絰於顙而逃此則葬陳哀公者袁克也非諸侯也何以得書於經乎若曰嘗往會之是又不然楚尚不聽袁克葬其君豈聽諸侯赴其葬乎且魯何能不畏楚也

十年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杜氏曰三大夫皆卿故書之非也使舉上客師言元帥此乃春秋之常所謂尊無二上亦此之謂也豈卿則悉書之哉晉嘗為

六軍六軍之將葢命卿十有二人未常有得並書者何邪

十一年楚子䖍誘蔡侯般殺之于申杜云蔡大夫深怨楚故以楚子名告非也即如所言春秋為無襃貶苟從赴告而已衛侯燬滅邢寧非邢大夫怨之邪

十二年公子慭出奔齊杜云書名謀亂故予謂慭本患季氏强公室弱是以與公謀去季氏也此則季氏之仇而魯忠臣矣謀泄事變卒為强臣所逐豈謀亂者哉苟

使慭無罪而奔遂書其字乎黨於季氏失君臣之義

晉伐鮮虞杜云不書將帥史闕文子謂以敔之戰推之安知非晉恥以詐襲人而不以將帥告乎在敔之戰則以為晉恥背喪用兵在鮮虞則以為史自闕文春秋之義何其駮且至於此也

傳曰公如晉晉人辭公公子慭遂如晉按經無慭如晉之文也杜云慭遂不復命而奔故史不書於策非也公孫歸父如晉還自晉至笙遂奔齊此亦不復命者何以

書其如晉乎奎地在境外慭奔在郊不得獨不書也公孫敖如周丙戌奔莒此亦自外奔者也亦先記其如周不以不復命而略其出時也且史之記事始遣使則書矣何待其復乃書於策邪欲為傳文過而不知例有相反不可通者不亦誣乎

楚殺其大夫成虎傳曰或譖成虎於楚子成虎知之而不能行書曰楚殺其大夫成虎懷寵也杜云解經所以書名皆非也人譖成虎成虎不行者自恃無罪或冀君

不信讒也但當譏楚子信讒專殺大夫不當貶成虎不能行也成虎不能行小過耳楚專殺大夫大罪也大罪不見詰小過先受貶此豈春秋旨哉傳徒以名為貶字為褒不知輕重有權未可一槩也

十三年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弒其君虔于乾谿左氏曰觀從以蔡公之命召子干以傳例推之則比宜以國逆例書入耳今書歸何邪杜云依陳蔡以入言陳蔡猶列國非也陳蔡是時滅而為邑矣楚公子守之矣豈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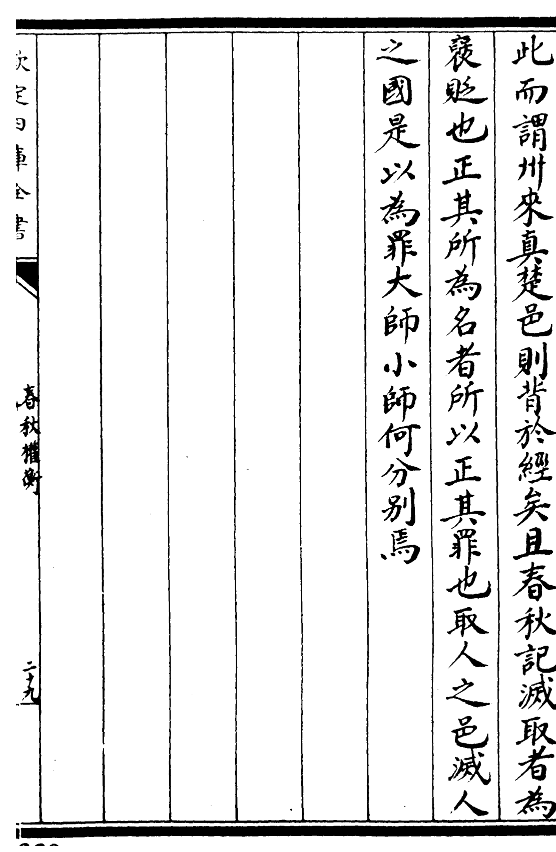
復爲國哉正令可號以爲國其召公子比者實楚人也書國逆而立當矣書諸侯納之不亦放哉以杜氏華元歸例推之又安知非比欲假晉爲援以赴於諸侯者乎

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傳曰齊服也非也在此以前齊未嘗不服以同盟之文强云齊服欲以成其說妄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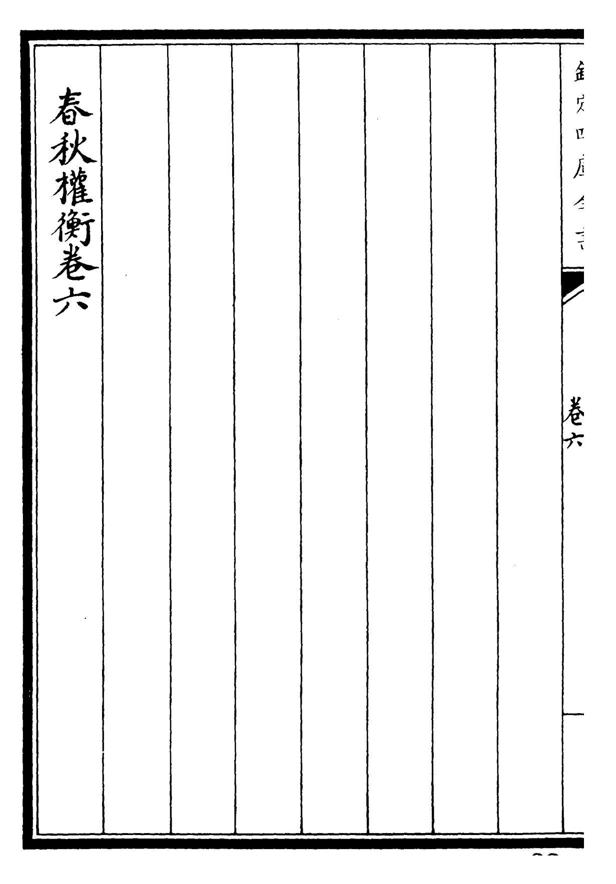
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杜氏不解二君稱名之意直云受封于楚故稱爵諸侯納之故曰歸予謂二國前滅二君復封義有卓詭春秋所辨也又諸侯納之曰

歸謂本有國者爾若社稷已除一旦復立此則非歸不得以歸為例也

吴滅州來左氏云州來楚邑用大師曰滅非也國滅曰滅君死其位曰滅滅之名施於國審也國有宗廟社稷此滅之義所為施也言若滅火絶其後也非縣邑所得亢也邑雖大必謂之邑國雖小必謂之國夫滅取之不可貿易乃國邑之不可相亂也州來小國世服於楚為楚執事未嘗特與諸侯盟會世皆謂州來固楚邑也以



此而謂州來真楚邑則背於經矣且春秋記滅取者為襃貶也正其所為名者所以正其罪也取人之邑滅人之國是以為罪大師小師何分别焉



春秋權衡卷六